踏雪寻梅

□唐 辉



在一个画家朋友家里，我见过两盆梅花：一盆艳粉色，一盆白色。虬枝压斜，正气凛然生势。让我好不喜欢和羡慕。我说，我也曾养过，可每次都没养活。想起来让人心寒！不知你为何能养得这么好，传授一下经验呗。她笑而不答，反问我，你为何要养梅呢？我的名字里带有梅字，养梅天经地意、合情合理；你呢，你为什么呢？我笑笑，不无调侃地说，附庸风雅呗。

我们坐下来喝茶。茉莉味的花茶清香迷人。这是我们女人的最爱。我说，女人啊，总是离不开花啊草啊的，你看，就连喝茶都要选带花香的。

我们相约立冬之后一起外出寻梅赏梅。最好是有一场雪，让我们能踏雪寻梅，她补了一句。

立冬后，应该有梅开的。可今年却不尽然。暖冬的天气让雪的脚步姗姗来迟。因为气候一再推迟的约期，让我们踏雪寻梅的念头变得寡淡无味。雪是客观事物，存在不存在全由天意；而寻梅则不同，全靠情由心生的心境。立冬后是小雪，小雪后是大雪。在北方，雪终将会不期而至。有了雪，就有了背景和阶梯，踏雪寻梅的向往才会成行。可是，即使没有雪，即使看不到梅，我们就不能相约一聚吗？于是，我们等不及雪的光顾相约而行。

在千山脚下，我们驱车转悠了好一会儿，终于不负所望，在一家农家小院里，寻到梅花点点如同星河下凡，宛似凡尘青灯，和喧嚣躁动的都市形成鲜明对比的影像。举目望过去，虬曲的枝干斜斜地向外伸展，正托起一轮欲沉醉于远山的夕阳。

寥寥数枝起寒冬，迎风颤动几朵香。在抚摸每一个立冬到来的风雪里，时常让我们联想起孟浩然骑驴寻梅的场景。“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这句话，在历史的长河里，酣畅淋漓地说了上千年，也画了上千年。

没有皑皑白雪，没有踏雪的意向陪伴，但能够寻到一家有梅树的农家小院坐下小酌，已是幸福有佳；品尝没有化肥农药侵蚀的食蔬果味，还有甜玉米、苞米面窝窝头，让我想起小时候吃的苞米面菜团子。味道相同，感悟却大有不同。

立冬赏梅的雅性古已有之，今人仿之者甚少。繁忙躁动的都市、一处可安放心灵的小院，即使短暂，也可慰藉内心。梅树傲骨临风地静默于山林野谷，骨感、韶华，若春天舞动的丁香、夏日野趣横溢的雏菊、秋风曼妙的桂花，最终都化为平淡生活中微澜细波的倩影，追随岁月，啄食残损的脚印，恬淡契阔、诗行华盖。

所以，无论是养梅、赏梅，还是其他花卉，都可以借鉴一二。我们在千山脚下，经过陆续开的诸多农家小院时，虽然没有雪的陪伴有些遗憾，却也让我们的所思所想获得些许惬意和小小的满足。因为像这家在一进大门的两边，有三五棵斜枝伸向院外的不多见，而有梅树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很庆幸我们有这份荣幸，没有踏雪背景铺垫，依然寻到梅，依然能体会踏雪寻梅这份意境。

元代的王冕有云：“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清气不正是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却难以复得的寒梅风骨吗？

寻常巷陌拾真味

□曹 玲

城市愈发明亮起来，小路里的早市抻长手臂，热络地接引着熟识的朋友。

人们或涂了脂粉，抿着红唇，或头发蓬乱，趿拉着鞋子，争相出得门来，因追求蔬果的鲜，因贪恋刚捞起的油炸食物的香，同一个目标聚着人们徜徉在一起，无需算计，不必试探，偶尔还会互相笑着致意。北京饸面油条不能拒绝，必须拎回几根，吃进嘴里“咔嚓咔嚓”与牙齿撞个满口香的脆响，为触手可及的美好清晨吹响了号角！再转向蔬菜摊子，年轻的蔬菜刚刚醒来，带着懵懂的模样，红是红、白是白的水灵鲜嫩，辗转到这一程，被品头论足争相挑选，被一双双争先恐后的手捧在手心，代表脚下土地接受人们热切注目，也代言流转四季，传播泥土的芬芳，青春和鲜嫩不负初心，抖落尘土，奔赴下一程，成长、发光。

没错，在早市左侧排着长队的是张家豆腐坊，东北人对豆腐的执念由来已久，大豆腐小豆腐稀豆腐干豆腐，在勤劳智慧的东北人手中，巧妙用心的不重样，热爱生活的人们不急不躁、风清云淡。他们深知万事讲求火候，慢一分不可，急一秒不得，氤氲的豆子香气热腾腾肆意流淌，快节奏的生活在留香中突然松弛，懒洋洋地长舒了一口气，木板上的豆腐白净着面皮闻声晃了晃，白胖老板利落地割出均匀的豆腐块，那些颤动忸怩的豆腐像极害羞的新娘滚烫着饱满，被满心欢喜的爱人们逐个“娶”回家中。

正沉浸在“婚礼”中，忽而一阵肉香扑鼻，挑逗嗅觉的原是宫廷香酥牛肉饼，想来，从古至今，对美味的追求向往是共通的。想那长袍宽袖、腰间环佩作响的古人是如何饱餐牛肉饼的，不禁共情笑出了声。又神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繁华市集、国泰民安，这饼，不知上河图中的商贩可有售卖？这香，是否也曾曲曲弯弯穿透了那时的市集？

一时恍惚，竟不知身在何处，忙咬一口冒着热气的牛肉饼，唇齿合奏出酥脆的序章，待牛肉温柔地抚摸味蕾。早市头顶的太阳愈发热烈，摊主的吆喝声多了几分急切，大锅里冒着热气的是酸菜炖五花肉，晶莹的肉片铺在青黄的酸菜丝上，像绽放的花瓣，傲娇地咕嘟着泡泡，东北人最禁不得这样的诱惑，摊主扯开嗓门大喊：东北第一正宗炖酸菜！没吃过我的酸菜，不算东北人！行人善意地笑，是东北人正宗的笑。我在一个蹲着卖菜的大姐那挑了两棵白菜，白衣翠裙的白菜是很乖很懂事的模样。果然，大姐说这菜开锅就烂，我相信她笑纹里堆砌的友善和粗糙黝黑手掌传递的泥土的真诚。旁边摊床的蓝莓，挂一层新鲜的白霜，歪扭的三个大字“老甜了”在纸板上傻笑，蓝莓紫胀着面皮，似因少人问津而赌气，摊主按个头儿大小分装，由此价格也高低不同。小个头的蓝莓有些自卑地蜷缩在塑料盒子中，看看自己身上标注的低价，又不时偷瞄那些趾高气扬、高贵的大个头蓝莓，几元钱的差价挑拨了曾经的亲密平等关系，我打抱不平似的买了一盒小个头蓝莓，拈起一颗送到嘴里，嘿，脆甜。

早市的喧嚣如退潮海水趋于平静，满载而归的人们笑容灿烂，他们拎着挑挑拣拣的美好时光，大步向前。

外 公

□茸 木

外公是许多年前的修表匠
他只能是许多年前的人了

那时偶尔他会坐火车
去沈阳
买修表的小零件
回来时
我就会得到
一个小纸包
那里面
是几块桔子瓣软糖
是陪伴我多年的甜

若是在晚上还有活计
他就会把白炽灯
扯过来扯过去
找到最亮的灯火
每到这时
我会用还不太灵巧的舌头
喊着过年了过年了
外公在我的喊声中
也许是带着笑
盘腿坐在炕桌前
一只眼睛夹着
像小酒盅似的放大镜
摆弄着桌上的袖珍世界

我屏住呼吸
在桌旁看着
时间的静止
时间的产生

如今的午夜
还有嘀嗒嘀嗒
嘀嗒嘀嗒之声
在满世界跑着